

朱
正



口述传记丛书

小书生大时代

朱正口述自传

朱 正 口述
朱 晓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叢

書



小书生大时代

朱正口述自传

朱正口述
朱晓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朱正口述;朱晓整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

(口述传记丛书)

ISBN 7-301-03955-7

I. 小… II. ①朱… ②朱… III. 朱正-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65 号

书 名: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责 任 者:朱正口述 朱晓整理

责 任 编 辑:高秀芹 卢济恩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3955-7/K·0262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62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朱正与李锐、张玉珍夫妇合影



朱正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合影

引 言

我读过不少传记,通常传记所写的,多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的人。不论为功为罪,他们在或深或浅的层次上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人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传记,可以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一段历史。

可是我太平凡。古人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我早就知道没有自己的份;虽说我写过几本书,但都不是不朽的文章,当然也算不得立言。如果说我的自传多少有一点行世的价值,那只是因为我确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芸芸众生似乎并未参与历史事变的进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隐而不显,一时间甚至无法看出来。可是他们,正是历史事变的承受者。历史的风涛激浪,冲击到他们身上,也就造成了他们个人经历中的苦乐悲欢。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不也可以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么?

我1931年出生,到本世纪末,七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多少事情,中国又发生了多少事情!在三四十年代,我是以一个儿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世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成了一个成年人,亲身经历了这五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我的自传,岂不也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反映么?

我很爱读斯蒂芬·茨威格的书。他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

序言中说：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茨威格当然是见多识广，我没法跟他比的。不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的心情，我以为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这就来开始这部书稿，算是尽我对后世的一种应尽的义务吧。

目 录

引 言	(1)
1. 我的姓名和籍贯	(1)
2. 我的祖父母	(4)
3. 我的父母	(6)
4. 我的外婆家	(9)
5. 我的童年	(11)
6. 将军第和鸦雀笼子	(15)
7. 在耒阳	(18)
8. 逃难	(24)
9. 郴县一年	(29)
10. 衡阳半年	(33)
11. 进了长郡中学	(36)
12. 金圆券	(40)
13. 志趣相投的朋友	(44)
14. 中学生也政治化了	(51)
15. 到了 1949 年	(55)
16. 长沙解放了	(61)

17. 新闻干部训练班·····	(71)
18. 一年里换了五处地方·····	(78)
19. 土改和三反·····	(86)
20. 向朱正思想宣战·····	(91)
21. 从反胡风到肃反·····	(100)
22. 《鲁迅传略》·····	(109)
23. 思想落后小集团·····	(114)
24. 相对平静的一年·····	(121)
25. 从整风到反右·····	(128)
26. 狂飚为我从天落·····	(137)
27. 劳动教养集训班·····	(149)
28. 劳教先生·····	(154)
29. 白石港中队·····	(158)
30. 二工区:紧张的劳动教养·····	(163)
31. 不务正道的人应该受到批判·····	(175)
32. 矽砂矿·····	(181)
33. 前途与饥饿·····	(188)
34. 被隔离在闹市中·····	(197)
35. 麦子与红薯·····	(203)
36. 当了土伕子·····	(210)
37. 山雨欲来·····	(219)
38. “文化大革命”来了·····	(227)
39. “四科”·····	(241)
40. 洙江茶场·····	(256)
41. 踏遍青山人渐老·····	(272)
42. 还我一身清白·····	(285)
43. 湖南的“鲁编室”·····	(301)

44. 北京的“鲁编室”	(307)
45. 鲁迅百年	(315)
46. 六届人大	(319)
47. 当了一年总编辑	(329)
48. “法定老人”	(338)
后 记	(342)

1. 我的姓名和籍贯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我是湖南长沙人”的说法，我一般不用，因为我从小就被告知：我们家在安徽歙县。大约是清朝中叶，我的远祖文莱公到湖南来做个小官，不久就客死湖南，家眷没有能力返回故乡，就流落在湖南了。我不清楚，我算是朱家在湖南的第几代。

我是1931年11月16日(夏历十月初七)子时生于长沙东长街261号莱青阁后进。这房子已毁于文夕大火(关于“文夕大火”，本书第五节有详述)。东长街原是一条麻石街道，后来修了马路，就是现在的蔡锷路。因为我是“家”字辈的长男，所以祖父给我取名叫家骏，大约是希望我成为吾家千里驹吧！这个名字隐约只是在幼稚园用过，家里一直用的名字是学古。祖父说，他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孔夫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是希望我像“古之学者”一样，学了就能够履而行之，不要光会说说。这是他对我最早的教诲和期望。

从楚怡幼稚园出园，我该进小学了，这要经过一次考试。试题不记得了，反正很容易。困难的是必须会写自己的姓名。当时汉字没有简化，“學”字笔画多，我练习了一阵子，写是会写了，但是只能写得很大，无法把它挤到一个格子里去，总要占两个格子才行。祖父临时想了一个变通办法，说暂时用一个笔画少的字做名字，以后再改回来。在长沙方言中，“正”字与“骏”字读音

十分相近,而且笔画少,容易写,就选定了这个“正”字。于是我就有了朱正这个名字。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不曾改回去。当然学古这个本名也没有废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一直这么叫我。后来一些比较接近的朋友也这样叫。

年轻时我给一些刊物投稿,也用过一些其他署名,比如企生。目的在不愿让人知道是我写的文章,并不是因为这文章里有违碍字样,怕惹祸而匿名逃避责任,只不过是避免招来“追求稿费”、“不务正业”之类的批评。那些文章都没有保存价值,那些署名我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我们家同安徽的联系不少。歙县属新安郡,长沙也有一个新安会馆。我曾随祖父去会馆参加过一些活动:祭祀、吃饭、开会等等,细节记不起了。倒是有一件事我至今还有印象。大约是1947年或1948年,同乡会开会推举我父亲担任新安小学校长,那时他正在湖南省电务局做会计主任,这校长只是个不领薪俸的兼职。父亲为了不负乡亲的付托,想尽力把学校办得好一点,可是他本人没有办学校的经验,加上会计主任是个很忙的职务,无法分身,于是他请一位教育界的好友周绍濂先生介绍了一位有经验的教务主任,请她实际负责。快要开学的时候,她来找我父亲,说有一位同乡要求到学校来任教,在与那人的谈话中她发觉此人的学识够不上一位教师的水平,父亲同意了她的意见,没有聘用那个人。不久,长沙的晚报《小春秋》上就登出了一条花边新闻,标题是“新安小学朱校长,不爱桑梓爱美人。”父亲和那位主任无端受到攻击,同乡们也都很气愤,即由同乡会写信给报社澄清事实,报社以来函照登了事。这学校现在还在,就是东茅街小学,那里的师生未必知道学校原是安徽新安同乡会办起来的吧!

1996年,我应安徽作家尹曙生(小说《时代悲歌》的作者)的

盛情邀请,同李锐、邵燕祥诸位一起游了黄山,也参观了歙县的古民居。我不知道我去的地方离我家祖居还有多远,但这也总算是我这个远方的游子回了一趟乡吧!据我所知,我的父亲、祖父或者还有曾祖父,都不曾回过安徽。据说,我们家还是朱文公的子孙。朱熹是婺源人,那里现在属于江西省,或许有一支朱熹的子孙迁到歙县了吧。我不知道那说法是不是真的还是出于认个名人做祖宗的陋俗。毁于文夕大火的家谱我没有看到过,即使那家谱还在,那上面也未必会有自南宋以来的世系。我提起这一说法,并没有借朱文公来炫耀的意思,我是不是名人之后已无从考证,就算是又如何呢?古往今来名人之后不成才的不少,据我所见,越是拿祖宗来吹牛的越不成才。

2. 我的祖父母

我的祖父朱元鼎，字秋莼，1882年生。祖父兄弟五人，他行三，还有个终身未嫁的妹妹。

祖父的音容笑貌，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他少年时候应该进过书塾，受过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教育。他四书能够背诵，唐诗也能背诵一些，那种摇头晃脑拉长声调的吟诗，我最初是在他那里看到的。祖父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字，无论大字小字。我猜想他应过试的，但不曾入学。

我们家在乡下没有田地，在城里没有房产，一家的生计全靠祖父和父亲的薪水维持。我小时候听祖父讲过他在电报局任职时的故事。我自己记得祖父的第一个职务，是常宁县的税务局长，后来他还做过新田县的田赋粮食管理处的处长和郴县税捐征收处的处长。照说这税务局、田粮处，在当时正是肥缺，应该很能弄一点钱的，可事实上祖父始终没有钱。我这做子孙的不便说他如何清廉，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贪官也需要才干的话，祖父实在不具备这种才干。比起钱来，他更看重名分。那时常宁税务局主要征收屠宰税，同屠户打交道。祖父请客人吃饭，尽量不用猪肉，而用鸡鸭鱼和海味之类，这样来避嫌疑。又比如别人寄信给他，信封上写的是“常宁税务局”，他就高兴；信封上写的是“常宁县税务局”，他就不高兴，说：“我不归常宁县管。”他所说的“县”，是指县政府、县长。当时的体制，各县的税务局大约

是由省财政厅管，同当地县政府并无隶属关系吧，因而祖父很不喜欢信封上的那个“县”字。

等到交卸职务时，祖父不知怎么亏空了一笔钱，办不了移交，还是我父亲赶到常宁，用他历年的积蓄填补了那亏空，才了结此事。到了1951年、1952年土地改革的时候，我母亲看到那些地主挨斗、抄家、坐牢、上吊，有一天感叹地对我说：“爷爷没有买田，真是积了德呀！”假如祖父会弄钱，说不定我们家也就成了地主。

祖母大约比祖父小三岁。我竟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本姓张。她很小的时候，她姨母十分喜欢她，要她做女儿，要她改姓瞿——她姨父是清末名臣瞿子玖的子侄辈。我记得户口簿上登记她是朱瞿氏。祖母对小辈很和蔼慈祥。在家里，她比祖父有更高的威信，只是她与祖父的感情不怎么好。她很不赞成祖父的一些作为，经常默默地生气。她一生气就一个人喝酒，不是用酒杯喝的，而是拔掉瓶塞子仰着脖子灌。这对于一个胃溃疡患者，等于是自杀。

1941年4月，祖母以五十七岁的年龄因胃溃疡去世。根据她的遗命，墓碑上写的是“朱母张太夫人之墓”。远亲朱玖莹写的像赞，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朱有贤母，来归自张”。后来朱玖莹长期流寓台湾，被尊为国宝级书法家。

祖母生过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我父亲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振球，可惜在十三岁上就夭折了，所以我父亲成了祖父母唯一的儿子。祖父祖母对我这个长孙的溺爱，就可想而知了。我母亲讲过一个故事：我刚出生后，祖父要求我父亲整夜不要睡觉来照看我，这当然做不到。我的父亲对他的父亲说：不要讲是生了个崽，就是生了个爷，也不能整晚不睡觉呀！

3.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朱品珣，字稚莼，1909年2月14日(夏历正月廿四)生。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穷，没有念书的条件，曾经学过木匠。十六岁时，他进了一所只用学半年的职业学校——民生计理学校——学会计。学了一段时候，一天他在报上看到省樵运局(盐由官府专卖专运，称为樵运。民国二年，湘鄂皖桂晋吉黑等处，皆设樵运局。)招考会计人员的广告，就邀了同学李振玉(后来也成了我们家的亲戚)一起去投考，因为怕考不取让人笑话，不敢对人说，更不敢向学校请假，只得旷课一天去应试。几天后他们双双得到录取通知，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学校方面也很高兴，给他们办了提前毕业的手续，发了文凭，并以此作为办学有成效的证明：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就能考取樵运局的会计了。父亲被分配到攸县樵运局做收支，这一年他十七岁，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会计生涯。这以后他在粤汉铁路局会计



父亲和母亲

处做过事。我出生的时候，他是湖南省中山图书馆的会计。

我的母亲王令言，1907年7月17日（夏历六月初八）生。我没有听她说过她在书塾或学校的事，不知道她是在哪里学到文化知识的。《增广》和《幼学》的许多段落，她都能背诵；她看过的小说不多，对弹词《再生缘》却很熟悉，其中许多内容都能背出，对女扮男装的孟丽君的故事津津乐道；她还能背诵不多的诗词。我入学以前，她就教我念过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那首浪淘沙，这首词大约由谁谱了曲，母亲唱给我听过，这是我所读的第一首词。我没有见母亲写过什么文章，信是能写的，文字通顺，意思也都表达得清清楚楚。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们家里的人很多。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之外，还有祖父的五弟我的五叔爷爷朱选青、我的三个姑母同我们住在一起。大姑母因为夫妻失和，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来娘家长住；三姑朱淑仪和四姑朱敏还没有出嫁。四姑不许我们兄妹叫她做姑母，要叫“满叔”，可见她是多么愿意自己是个男子。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又添了三个妹妹，那时的生活费用很便宜，这么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亲亲疏疏十几口人，全靠我父亲在图书馆的薪水五十元过日子，似乎还不怎么拮据。

父亲的二姐朱平珊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她是她的姐妹中最有福气的一个。我的二姑父黄士衡，郴县人，留美学生。何键当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二姑父在朱经农之前做过一任教育厅长，后来做了湖南大学的校长，解放后一直是湖南大学的教授，在1978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二姑母也很长寿，前年我们庆祝了她的九十寿辰，她现在我们家我父亲那一辈唯一在世的尊长。

我的干爹干妈也常与我们家往来。干爹周绍濂先生是我父